

书画世界中的年轻秘诀

访静安寺社区书画社社长宋兰良

□记者 廖苳薇

近日，位于新闻路 1855 号的静安寺街道文化活动中心一楼正在展出静安寺书画社成员的近 30 幅书画作品。借此机会，记者与上海静安寺社区书画社社长宋兰良相约书画展，一同揭开书画作品背后的老年作者们“活到老学到老”的充实生活。

记者跟随着宋兰良老先生穿梭在一幅幅苍劲有力、匠心独具的书画作品中，一边欣赏着字画，一边听宋兰良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：“在展览作品中，这只尽显雄风的下山老虎非常抢眼。这是一位残疾人的作品，她以往从未正式学习过绘画，年老加入静安寺社区书画社学习，现在的作品已经完成得非常出色了。”

上海静安寺社区书画社已经成立了 32 年，现有核心成员 50 多位、活跃成员 200 多位。这些成员大多都是六、七十岁的老年人。宋兰良从澳大利亚归国后加入书画社，距今已有近 8 年的时间，担任会长也已 5 年。谈起书画社的故事，



街道文化活动中心一楼书画展

宋兰良感慨良多：“起初，许多老人都是抱着退休后打发时间的心态加入书画社，后来通过学习书法绘画，大家不仅结识了很多朋友，还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。现在，书画真正充实丰富了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在书画社，也不再是打发时间，而是学习知识。”

宋兰良从六岁起开始学习四书五经、书法、绘画，从小便练就了扎实的

“童子功”。宋兰良表示，自己曾在国外担任医生，虽然收入可观，但除了工作还是工作，没有社交圈，没有归属感，甚至连能说上话的朋友也很少。用宋兰良妻子的话说：“只能感受到‘活着’而并没有在‘生活’。”在物质条件满足之余，宋兰良也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，宋兰良一家毅然决定回国，回到家乡上海。由于不想荒废自己

的“童子功”，加上家人的支持，宋兰良加入了书画社，尽自己所能将中国传统文化在书画社中传播开来。

在书画课程中，宋兰良时常将书法绘画与传统文化结合。在介绍书法中字与字的关系、虚实、节奏变化时，宋兰良便以围棋为例，以围棋中的“眼”来指代书法中的“留白”，“围棋和书画有不少相通之处，有恰当留白的书画作品就是‘活’的。”其实不止书画，人生亦是如此。在书画社，成员们不仅仅是学习书画技巧，更重要的是在书画中思考。加入书画社的成员至少有三成以上是从零开始学习，许多成员在练习两三年后都能完成不错的作品。“每次大家完成书法或绘画作品后，都会自己花钱裱好，想着以后能留给自己的子孙。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。”宋兰良笑着说：“加入书画社后，我们的成员都是越活越年轻了！”

在记者看来，越活越年轻的秘诀是从未停止思考而不断充盈的内心，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精神，是通过美的创作对生活迸发出的饱满热情。

编者按

愚园路居民缪新亚经资料搜集、实地采访，写下了愚园路上一栋栋建筑背后的历史与人情，著成《愚园路故事》一书。本报会每期摘选《愚园路故事》中的内容进行连载刊登，以飨读者。

愚园路 361 弄·愚谷邨里的一对专家伉俪

在愚谷邨，施守义、秦芝九曾经很有名：愚谷邨里老一辈的居民都曾以愚谷邨 43 号里住着一对专家伉俪、名医夫妻为豪。

华山医院在上海很有名，老百姓口中素来有“头大、皮厚”的说法——在上海乃至全国，华山医院的皮肤科和神经科都是很有名的，就是因为华山医院的皮肤科和神经内科拥有一批享誉国内外的专家，施守义、秦芝九夫妇就是其中的两位。

施守义医生是我国风湿疾病领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。被华山医院授予“终身教授”的荣誉称号。历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皮肤病和麻风病专题学术委员会委员，中华医学会全国第五届皮肤病学会委员，第六、七届常委，上海市高级科学技术专业干部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、皮肤科专业评审委员会委员，意大利皮肤病学会委员会委员，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皮肤病学术委员会委员，中华医学会上海风湿病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……太多的职务，恕不列出。

秦芝九医生是国内的著名神经病学专家，曾任中华医学会神经内科上海分会委员，贵州脑电图与神经杂志副主编、中风杂志编委，担任神经内科副主任神经病理室主任。在《钟灵毓秀——华山医院专家录》一书中，我们可以找到她的名字，看到她的事迹。《中国临床神经科学》2010 年 03 期刊登的一篇题为《博学严谨建科业团结奋进续新篇——庆祝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科建科六十周年》的文章列举的专家名录中，秦芝九的名字赫然在目。

他们既是“准名人”又有点“过气”

说他们是“准名人”，是因为除非得过红斑狼疮、皮炎、嗜酸性筋膜炎之类严重的皮肤病，去华山医院找过施守义医生；除非中风过或罹患小脑共济失调、皮下动脉硬化性脑病，去华山医院就过诊，看过秦芝九的专家门诊，否则你和他们没有过交集。现在的愚谷邨，居民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再加上他们都已经 90 岁以上的耄耋老人，因此知道他们的人就更少了，所以又显得有些“过气”。

他们是同窗、同乡、同事、同伴，施守义教授生于 1926 年，秦芝九生于 1927

年。他们都曾就读于上海第一医学院（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），施守义是学长，高秦芝九一届，也算得上是同学了。

说是“同乡”也有牵强，施守义是无锡人，秦芝九是启东人，但算得上是江苏“大同乡”。说是同事，也有一段曲折：大学毕业后施守义分配在华山医院的皮肤病学研究所，秦芝九毕业后先去了贵州，后又到了湖南，最后调到上海华山医院，他们才成了真正的同事。

他们既是同事，又是夫妻同伴。华山医院离愚谷邨很近，步行只要 10 分钟就到了，照理，他们每天可以结伴上下班，但他们做不到。谁让他们都是高年资的专家，谁让他们都是工作中的“拼命三郎”。虽然二人是同行，但“术业有专

攻”，二人各有各的工作：坐诊、会诊、科研、教学、讲学、开会、值班……虽有交集，但又各行其“道”。

“医”路同行 “医”路同心的夫妻档

医生，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名字，他们默默为百姓的健康事业无私付出，承担起守护生命的天职。都说，找对象千万别找同行，施守义和秦芝九不但同穿白大褂，不但同在上海顶级医院的重点科室，而且同是业务骨干，对待患者同样的专注。工作单位的同事、职业操守上的同心同德，注定了他们家庭生活的忙碌与辛劳是双倍的。

事业上，他们是救死扶伤的医生，但在家庭生活中，他们承担着父母的儿女、爱人的妻子、丈夫，孩子的父亲和母亲的家庭角色。职业使命、家庭角色两者要兼顾，两者都重要，这个道理他们都懂，但一旦忙起来，患者似乎就成了第一位的，施守义和秦芝九经常说：“患者以命相托，我们怎能不全力以赴！”但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，所以怠慢的总是家人，亏欠的总是家庭。

愚谷邨和华山医院离得很近，二人完全可以手挽手，从容踱步、同进同出，但在这条路上从来听到的总是他们“噤噤噤”的脚步声，看到的总是他们风风火火的身影，而且总是“独行侠”。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同在一家医院，有时却成了“最远的距离”。有时在医院走廊里遇见，只是匆匆交代一句：“我接下来还有 2 个会诊，你回家先接孩子，饭你们先吃，不要等我！”说完各自又去忙碌了。

有时回到家里，冷灶冷锅冷饭，不见对方人影，只在桌子上有一张留言：“我出差去了，要一个星期，对不起，你辛苦了！”这种走廊邂逅的关照，桌子上的留言是他们交流的常态。

他们俩虽然都是学医的，但两人主攻的专业完全不一样，而且跨度很大，一个主攻皮肤，一个专攻神经，一外一内，风马牛不相及，但他们认真对待每位患者，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态度完全是一样的，他们的仁心仁术完全是一样的，可谓是同心同德。

有一位来自广东惠州的小患者，刚跨进小学门槛，脸上突然冒出来几粒绿豆大的红点，他父母奔波于多家大医院之间。有的专家说是缺乏维生素 C，系毛细血管破裂，还有的说是风疹，众说纷纭。最后，他们不得不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屡屡创造生命奇迹，被称作生命的“华山一条道”的华山医院，找到国内外富有盛名的免疫专家施守义教授诊治。患者的家人从早晨 5 点钟就起床匆匆出门，排队排到上午 11 点钟，终于才轮到专家给小女儿看病。施守义果然名不虚传，举手之间，便一锤定音：“皮炎——红斑狼疮症的一种！”确诊之后，施守义对症下药，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。秦芝九也遇到过一位小患者，一周岁会说话，十四个月会走路，这些都正常，但越走大走路姿势越不对，直到 94 年秦芝九医生确诊为共济失调，才得到很好的针对性治疗。

在施守义和秦芝九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中国医生的仁爱和恕道，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，坚定的气节和情操。（选自静安寺街道主编的《愚园路故事》）